



2014年2月18日，加利福尼亚州帕索罗布尔斯附近，工人们在建拉塞尔家族的葡萄园里修剪树枝

## 美国农民工业化浪潮中艰难求生

最近一则美国农民自组民兵队、持枪逼退联邦武警的新闻格外引人注目。事情缘起于内华达州的一名牧场主克利夫·邦迪自1993年起拒向联邦土地管理局缴纳管理费，并欠费逾1百万美元，遭到联邦政府“捕牛清场”。内华达州村民因联邦政府侵犯自由，自组民兵队，持枪加入牧场主与联邦政府之战。民兵队与政府僵持了几天，百人车马聚集，双方枪口对峙。4月13日，联邦武警宣布撤退，并释放300多头被捕的牛，继续以法院途径解决纷争。

人们对于这则新闻的解读往往着眼于美国农民对“自由民主”精神的捍卫和美国州与联邦之间权力划分的宪法漏洞，这则新闻背后反映出的困难境遇却少有人注意。事实上，尽管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但是在工业化、信息化大潮的冲击下，其农业问题和发展中国家一样矛盾突出。

现代快报记者 潘文军 编译

基尔南派他的儿子沃尔特以及一名雇工去看看他的邻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去牲口棚的路上，沃尔特跑进迪恩母亲保琳的房间想问问是怎么回事，但是保琳那天早上碰巧出去散步了。于是沃尔特和司机从侧门进入迪恩家的牲口棚，那名雇工则从后门进去。沃尔特第一个发现了迪恩，在被血浸泡着的椅子后面，一张窄窄的木桌紧贴着墙，桌子上有两张给牛做标记的黄色纸

## 世界·焦点



2014年1月28日，伊利诺伊州珍珠城的猎人天堂奶牛场

片，纸片上有些字迹，其中一张纸片上写着一些单词和短语：孤独、气馁、不堪重负、没有希望、不能再继续下去、危及到我的家人、累死了、孩子们太有才了、格温内思你是一个好人。另一张纸片上只有一句话：真对不起。

警察在下午1点刚过时报到现场。“他的奶牛一直很安静，死前完全没有挣扎过。”调查人员凯利·泰勒回忆道。兽医乔治·贝内克穿着工作服和靴子来到现场，他带着一个听诊器，以确定哪些牛死了，实际上他根本多此一举。那些牛的尸体都已经开始肿胀，所有的牛都以同样的姿势倒地。“他很熟练。”贝内克如此评价迪恩，“他知道怎么杀死一头牛。”

2008年之后，美国男性农民的自杀率一直高于其他人。上世纪80年代，美国男性农民自杀率4倍于其他人。2008年之后，美国男性农民的自杀率一直维持在美国人平均自杀率的两倍。

报告显示，那个时期，男性之中农民的自杀率4倍于其他人。农业顾问、同时也是养马的农民伦纳德·福瑞博说：“在西部，自杀的人经常选择的方式是跳井。”

2008年之后，美国男性农民的自杀率仍然一直维持在高位，为美国人平均自杀率的两倍。而且，这不是美国一个国家出现的问题，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危机。在印度，1995年以来有超过27万农民自杀；在法国，每两天就有1个农民自杀身亡；在爱尔兰，自杀人数在2012年迅猛增长，因为那个冬天爱尔兰天气异常潮湿，导致农民无法收集到足够的干草饲料喂养牲畜；在英国，2001年因为出现手足口病，政府强迫农民宰杀牲畜，农民的自杀率上升了10倍；还有澳大利亚，由于连续两年出现历史上最严重的干旱，农民自杀率一直居高不下。

“很多农民自以为非常熟悉农药，所以他们有些想当然地忽略了农药的副作用。”斯塔伦斯说，“这是一种无形的伤害，除非你真正地感觉它、品尝它，触摸它，否则你不可能相信农药会对你产生危害。”

当然，不是每个人的抑郁症都可以和农药扯上关系。“我不认为关于这方面的数据是十分确实可信的。”美国预防自杀基金会高级主管吉尔·哈凯维·弗里德曼说。她说，自杀现象更多出现在农村，而在农村，获得枪支更容易。根据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美国大多数自杀者与枪支有关，所有因火灾死亡的人中，自杀者超过一半。弗里德曼在1998年发表于英国精神病学杂志的文章中写道，1981年到1988年间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农民自杀案中，大多是持枪自杀。1989年对持枪许可进行立法后，农民持有的枪支大大减少，与之相应，农民自杀的数量也下降了。

但是伦纳德·福瑞博认为，这样的好事只发生在英国，对美国没有太大的帮助，“我不相信在美国能找到一个没有枪支的农场。”

“我可以看到迪恩的变化。”从小就认识他的吉姆·米勒说。迪恩放弃了捕猎驯鹿和雪上摩托的爱好，也不再与朋友保持联系。

“我觉得心里乱糟糟的，感到疲惫和沮丧不已，我经常失眠、脾气暴躁。”格温内思2008年在给一个大学时代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的婚姻是名存实亡，迪恩总是萎靡不振，看上去像患了痴呆症，他真的很粗暴，难以接近，似乎只活在自己的思想中。”

像迪恩家这么大规模的农场一般都有雇工或者亲属帮忙，但迪恩只是一个人干活，他的祖父是来自瑞典的奶农，他的父亲在创办了高低农场、实现了美国梦后于2005年去世。重担现在落在迪恩身上，但他却在向深渊滑落。迪恩的表姐妹苏珊·约翰逊记得他曾经问过格温内思：“如果我把这些奶牛都除掉，你还爱我吗？”

如果农民按打800号，他们就会和拉切尔·博斯威尔交谈。博斯威尔是一个在“纽约州农场网”供职15年的“老手”，他会问电话那头的农民一些开放式的问题以了解对方的情况，然后将他的问题转给纽约州47名个人和财务顾问中的一个，收到任务者会在24小时内和农民接触。

“纽约州农场网”把援助之手伸向了那些在困境中挣扎的人，”47名顾问之一朱迪·弗林特说，“我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她估算了一下，这些年来，她已经处理过10到15起农民表达出自我伤害想法的案例。她说：“我们理解农场的存在方式，这使得我们成为定期提供心理卫生服务人员，我认为农民需要心理抚慰。”

82岁的伦纳德·福瑞博是“纽约州农场网”年纪最大的顾问。他说：“务农并不是城里人想象的那么美好，城里人以为，务农就是围着美丽的母牛跑来跑去，然后就可以挣很多钱。务农其实是一项艰难的生计。”

虽然“纽约州农场网”不是预防自杀热线，但其工作人员都知道如何处理此类电话。2012年冬天，纽约州西部一个奶农在凌晨2点打来电话，说他已经给枪装满了子弹。博斯威尔说：“我需要首先向他解释我们是如何理解务农的，然后才能取得他的信任。普通的预防自杀热线根本不适合他。”博斯威尔和那个农民在电话中整整聊了两个小时，直到他答应把子弹卸掉。博斯威尔并没有报警，而是在第二天上午8点造访了那个农民的农场。

去年，“纽约州农场网”收到超过6000个热线电话。该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纽约州农业和市场部以及爱荷华州、堪萨斯州、明尼苏达州、内布拉斯加州、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以及威斯康星州的辅导专家和农民之间建立了联系。2003年—2006年，大约有700个来电者说他们正准备自杀。在整个网络的运营期间，一共接到了75000个热线电话，并且培训了4400名职业人员。

由于缺乏资金，“播种希望的种子”不得不在2010年关闭。“任何与农业安全和卫生健康有关的项目都会遭遇大幅削减资金的命运，”罗斯说，“一切都乱透了。”

## B 农业规模不断萎缩

2007年7月，美国农民每百磅牛奶能卖到21.6美元，到了2009年7月，每百磅牛奶只能卖到11.3美元。与之相对应的，是农场和奶牛的数量不断下降。

滑向深渊的奶牛场

科帕克是位于纽约以北110英里的一座小镇，这一地区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蓬勃发展。由于土地肥沃，而且靠近大城市，很多像迪恩·皮尔森父亲那样的人来到这里开办农场。多年来，科帕克地区的人们靠卖牛奶的钱维持生活。当巨大的牛奶罐被引进美国时，科帕克以及附近安克拉姆乡间的农民首先用上了这些罐子。新技术使养殖变得更加容易，全国各地的养殖场一直扩张到上世纪80年代，然后农场危机来了。到1988年，该地区的奶牛数量比20年前减少了一半。到2003年，只剩下了15个奶牛场。罗立夫·简森中学专门培养像迪恩那样的农民，但学校于1999年关门了，校舍至今空置，房屋待售的广告贴满了位于科帕克镇中心的纪念钟的周围。

迪恩·皮尔森的父亲海尔默3岁时和家人一起从瑞典移民到美国。他们一家人住在科帕克附近，海尔默的父亲，也就是迪恩的祖父曾是一个奶农。海尔默1942年结婚，第二年入伍并作为美国空军工程师参加了二战。

1951年，海尔默和他的妻子买下一个农场，他们把这个农场命名为高低农场。迪恩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当时只有1岁，他就在这个农场长大，并且帮助父母经营农场。高中时代，迪恩像父亲一样参加了橄榄球队。接着，他进入纽约州立大学农学专业学习，并于1970年毕业。毕业后，迪恩回到了高低农场，帮助农场扩张，购买更多的土地用来建造新的牲口棚。1980年，他从年迈的父母手中接管了农场。1988年，他娶了比自己小12岁的格温内思·奥比利为妻。

结婚仅仅几年后，迪恩和格温内思的生活状况开始变得越坏。他们的兽医贝内克说：“我看到迪恩变得非常沮丧，他成了一个不开心的人。”1996年，皮尔森一家拍卖掉他们的奶牛和拖拉机，甚至连那辆完美无瑕的古董福特T型车也没留下。迪恩开始做其他的工作，包括建筑和木工。小镇上的人发现他变得很难相处。邻居基尔南说：“我想这些变化发生在他们家的经济状况成螺旋式下降时。”

罗斯曼以上世纪80年代黯淡时光的例子来疏导农民的心理，然后在1999年，他又利用从美国联邦农村卫生政策办公室获得的资金建立了一个名为“播种希望的种子”的农业热线电话网络。这个网络在爱荷华州、堪萨斯州、明尼苏达州、内布拉斯加州、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以及威斯康星州的辅导专家和农民之间建立了联系。2003年—2006年，大约有700个来电者说他们正准备自杀。在整个网络的运营期间，一共接到了75000个热线电话，并且培训了4400名职业人员。

由于缺乏资金，“播种希望的种子”不得不在2010年关闭。“任何与农业安全和卫生健康有关的项目都会遭遇大幅削减资金的命运，”罗斯说，“一切都乱透了。”

“绿色铝合金包裹着的牲口棚里有两排牛栏，每一排牛栏里有25头奶牛，前面还有一个专门关牛犊的牛栏，牲口棚的一边放着巨大的牛奶罐。作为基尔南家族的族长，71岁的比尔·基尔南从12岁开始就在农场干活，将一双大手磨得异常粗糙。1972年他买下了岳父的奶牛场，1985年又搬迁到了科帕克。他们家费点工夫就行了。”鲁斯说到，他在提到“水泥”时加重了音调。

“需要的水泥比你想象的多很多。”劳丽说。鲁斯开始找电话号码想打电话问价，但是心不在焉的他把电视遥控器抓在手上拨起了数字键。贝德福德夫妇拥有95头奶牛和一片位于奥内翁达附近、占地350英亩的农场，为了经营这片农场，他们雇佣了两个全职工人和3个兼职工人。他们曾经离开这片农场整整10年，直到2012年，61岁的鲁斯从他89岁的父亲手里正式继承了农场。

鲁斯穿着红色长袖衬衫和深蓝色吊带裤。劳丽身穿蓝色毛衣和牛仔褲，她是一个节俭的人。“他负责决定在哪些东西上花钱，我则必须计算如何才能支付账单。”

贝德福德家的农场还处在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缓慢复苏的阶段，但他们知道，事情可能会更糟。“一个月前我去过一个农场，农场的一块白板上写道：‘欢迎来到死亡农场’。”哈克斯说。因为天气寒冷，那个农场的主人一夜之间损失了3头牛。鲁斯穿着红色长袖衬衫和深蓝色吊带裤。劳丽说：“死亡，是农民一直在面对和处理的事情。”

鲁斯拉了拉自己裤子上的吊带说：“我经历过一直处在紧张和厌烦状态的日子，那时我真想死了算了。3尸农民表示会在10年内缩减自己的农场规模，当被问到不务农靠什么维生时，一位农民回答：“卖地的钱出去做生意。”

皮尔森家的土地很快就会解冻，几岁的孙子沃利和蒂姆正在扫雪准备安装设备。马路对面，一个生锈钢信箱里塞满了写给迪恩、皮尔森的信，切碎的玉米秸秆死气沉沉地堆在初雪里。艾夫死后，格温内思·皮尔森就把高低农场租给了比尔·基



2014年1月28日，伊利诺伊州珍珠城的猎人天堂奶牛场

## C 务农成本越来越高

“老公负责决定在哪些东西上花钱，我则必须计算如何才能支付账单。”一位农村妇女在谈到经营农场的成本支出时如此说道。

不堪重负的务农成本

鲁斯·贝德福德和劳丽·贝德福德夫妇的餐桌上堆满了电子表格和计算器。“纽约州农场网”的顾问杜威·哈克斯正在帮他们做年度经营预算。成本清单越来越长：土地租金、肥料钱、设备及其维护费、电脑升级费、牲畜费、劳工费还有燃料费。现在他们讨论的是牲口棚地板的费用，地板需要修理，否则牛踩在上面会受伤。“这只需要买几袋水泥费点工夫就行了。”鲁斯说到，他在提到“水泥”时加重了音调。

“需要的水泥比你想象的多很多。”劳丽说。鲁斯开始找电话号码想打电话问价，但是心不在焉的他把电视遥控器抓在手上拨起了数字键。

贝德福德夫妇拥有95头奶牛和一片位于奥内翁达附近、占地350英亩的农场，为了经营这片农场，他们雇佣了两个全职工人和3个兼职工人。他们曾经离开这片农场整整10年，直到2012年，61岁的鲁斯从他89岁的父亲手里正式继承了农场。

鲁斯穿着红色长袖衬衫和深蓝色吊带裤。劳丽身穿蓝色毛衣和牛仔褲，她是一个节俭的人。“他负责决定在哪些东西上花钱，我则必须计算如何才能支付账单。”

贝德福德家的农场还处在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缓慢复苏的阶段，但他们知道，事情可能会更糟。“一个月前我去过一个农场，农场的一块白板上写道：‘欢迎来到死亡农场’。”哈克斯说。因为天气寒冷，那个农场的主人一夜之间损失了3头牛。鲁斯穿着红色长袖衬衫和深蓝色吊带裤。劳丽说：“死亡，是农民一直在面对和处理的事情。”

鲁斯拉了拉自己裤子上的吊带说：“我经历过一直处在紧张和厌烦状态的日子，那时我真想死了算了。3尸农民表示会在10年内缩减自己的农场规模，当被问到不务农靠什么维生时，一位农民回答：“卖地的钱出去做生意。”

皮尔森家的土地很快就会解冻，几岁的孙子沃利和蒂姆正在扫雪准备安装设备。马路对面，一个生锈钢信箱里塞满了写给迪恩、皮尔森的信，切碎的玉米秸秆死气沉沉地堆在初雪里。艾夫死后，格温内思·皮尔森就把高低农场租给了比尔·基

尔南。“这种感觉很奇怪，”站在迪恩的牲口棚附近的比尔·基尔南说，“我们怎么会在这里结束？”

绿色铝合金包裹着的牲口棚里有两排牛栏，每一排牛栏里有25头奶牛，前面还有一个专门关牛犊的牛栏，牲口棚的一边放着巨大的牛奶罐。作为基尔南家族的族长，71岁的比尔·基尔南从12岁开始就在农场干活，将一双大手磨得异常粗糙。1972年他买下了岳父的奶牛场，1985年又搬迁到了科帕克。他们家费点工夫就行了。”鲁斯说到，他在提到“水泥”时加重了音调。

“需要的水泥比你想象的多很多。”劳丽说。鲁斯开始找电话号码想打电话问价，但是心不在焉的他把电视遥控器抓在手上拨起了数字键。